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過敏
<p>「前方到站是終點站宜蘭轉運站，要下車的乘客請依序下車……」車上的廣播聲慢悠悠響起，空氣霎時濕冷，黑暗中我睜開眼。車窗玻璃外凝結出許多細緻的水珠，街道水溶溶的，人們撐著傘，自在地行走往來。忽然感到鼻子一陣癢，打了個噴嚏。宜蘭又飄雨了。</p> <p>「欸，你又感冒了嗎？」</p> <p>「不是，我是過敏啦！」</p> <p>在新冠病毒流行之前，我早已是口罩不離身了。同學們起初經常詢問關心，後來就漸漸習以為常。早早我就知道，自己有一個過度活躍充滿生命力的鼻腔。闖黑幽深的洞穴裡，蜿蜒曲折的鼻甲彷彿是希臘神話裡的米諾斯迷宮，裡頭藏著一隻隻躁動的小獸。他們隱身於我的鼻腔，洞悉裡頭每條路徑。不分春夏秋冬、不管白晝夜晚，戒備嚴密森嚴，對於任何誤闖迷宮的來客，皆會發起水淹七軍的戰事，從不手軟。</p> <p>我的過敏症狀大多從鼻子癢開始，像是啟動某個按鈕般，只要一發作便會全套運作完畢，才肯罷歇。具體來說，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？彷彿有根細細的針在鼻腔裡撥動，引起腔內纖毛的連鎖反應，一種無法阻止的癢便從鼻腔深處一路通電般，全都活絡起來。若是忍不住打了一個噴嚏，鼻腔的水龍頭便關不起來了，從一開始的涓滴潺湲，到最後變成汪洋萬頃。最終，鼻腔血管擴張，黏膜充血而腫脹。卻不只是鼻腔，那種感覺會蔓延到眼睛到腦部。雙眼會因刺激而不斷流眼淚，而出現酸澀感，頭暈頭痛和異常疲倦也是經常有的事。而這種時候，我會選擇放棄掙扎，乾脆直接躺在床上，把自己當作一條擰不乾的毛巾，濕冷而沉重。</p> <p>成長的時光，這些小獸，來來去去，竟也成了常態。究竟我對什麼過敏呢？春暖花開的花粉，打掃教室的灰塵，雨季不歇的溼氣，日常各種誘發過敏的食物……，因為日常生活中引發過敏的因子太多了，母親的育兒過敏備忘錄上密密麻麻的註記，就像一條一條生活法條，我必須小心翼翼像個守法的公民，避免踰越。</p> <p>除了適度的運動加上良好的睡眠，寒涼、生冷食物、冰品冷飲一概不宜，海鮮、芒果、奇異果、花生切忌貪嘴。另一方面，母親也訓練我必須成為一個勤勞的人。為了減少環境之中的塵蟎、黴菌，空氣清淨機不夠還要加上除濕機，床單被褥盡可能拿到陽光下曝曬。撤下容易總是惹塵埃的美麗緞花窗簾，遠離喜愛的貓咪以及各式各樣珍藏的絨毛娃娃，地板絕對不能鋪上地毯。除了防堵過敏原之外，母親也積極餵我吃各式各樣改善體質的營養品或食物，比如魚油，屬於多元不飽和脂肪酸，有抗發炎的作用；益生菌則扮演改善鼻塞及鼻黏膜功能等的角色；而維生素C，則可以抑制組織胺，緩解過敏症狀。多年來，這些瓶瓶罐罐的成分和效用，我幾乎可以倒背如流。</p> <p>當然最重要的醫生也沒少看，母親總有辦法打聽到婆婆媽媽們口耳相傳的醫生，各家中西醫輪替著看。老中醫似低眉的菩薩，望聞問切，他雙眼微閉，細細沉吟，而我唯唯諾</p>	

諾垂耳聽訓。除了開立藥方叮嚀作息飲食外，平日也要記得多多按摩鼻翼兩旁的迎香穴、鼻通穴，還有在最熱的夏季三伏天進行三伏貼，將辛溫的中藥藥材，貼在背部特定穴位上。耳鼻喉科醫生則是毫不遲疑的下了診斷：過敏性鼻炎。若父母當中的一人有過敏體質，生下來的小孩有三分之一的機率可能遺傳過敏疾病。而我恰好是那三分之一的一部分。醫生輕鬆的話語，還在耳邊迴盪，我默默地明白，默默地領完抗組織胺藥及類固醇鼻噴劑，即使這可能是一把雙面刃，或是和惡魔的交易，但症狀嚴重的時候，我必須依賴它們為我抵擋小獸的躁動。

雖然，我的母親和我，在預防過敏這件事費了極大的工夫，雖有緩解的時候，但總是反反覆覆，無法根治痊癒。許多的時光，上學也好，旅行也好，或許是大考前夕，也或許是正趕著赴一場重要的約會，過敏就這麼來了。

而當處在極其敏感的人生階段，一切便變得難以忍受。青春時期，是我開始極度厭惡自己過敏的階段。情竇初開，遇見心儀的人，每一刻我都必須精美絕倫無懈可擊。但是，小獸們總在重要時刻作亂。過敏的我，頭昏腦脹，雙眼布滿血絲，鼻頭通紅，鼻翼兩側更因衛生紙的不斷摩擦而破皮，一開口便是濃濃的鼻音。無論故事起頭多麼美好，如粉紅泡泡般的想像，都會在第一個噴嚏後應聲而破。高中時期，升學考試的壓力排山倒海而來。忙碌的生活讓我的作息大亂，小獸們似乎越來越猖獗。我的願望甚至卑微到只要考數學的時候，不要來搗蛋擾亂，就心滿意足了。殊不知，願望不要說破，或許比較容易實現。總是在考數學時，小獸們大興戰事。當我振筆疾書，答題正順暢之時，鼻腔忽然搔癢難耐，猝不及防打了一個噴嚏。第一個噴嚏之後，就彷彿進入了一個無窮盡輪迴，打噴嚏、擤鼻涕、打噴嚏、擤鼻涕……。接著雙眼疲倦，精神無法集中，考卷上的數字變成未知的符號，公式原理變成一盤散沙難以組裝。沒有時間的選擇，沒有拒絕的餘地，當鋒面過境，面對奔騰磅礴的洪水，我只能啞啞說一聲，哎，歡迎光臨，恭候大駕。

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，爬滿了蚤子，當我從一個鼻塞的早晨醒來時，隱隱地感受到這樣詩意又惆悵的心境。

我終於束手就擒。雖然過敏性鼻炎不是多麼嚴重的病，但我很清楚也很認命的意識到，必須比其他不容易過敏的人，稍微辛苦一點的過生活。究竟是對什麼過敏呢？好像也不是那麼重要了。但是直到有一天，居然發現我和這些小獸們也有握手言和的時候。

十八歲離開蘭陽平原，到一個新的城市讀書。雖然許多東西城市都買的到，但行李箱內還是層層疊疊塞滿母親為我備下的營養品和藥品，她認為台中的空氣品質不好，擔心我的過敏雪上加霜。但對於即將來到的新鮮的大學生活，我既期待又緊張，關於過敏種種，根本無暇擔心憂慮。

輕盈光亮的時光緩緩流動，光與影的界限漸漸被抹去。大學新生活像是一個成年禮，我丟開了厚厚的講義和教科書，和來自不同縣市的女孩們在宿舍裡行止起居，在學校迴旋梯上看天光雲影，在寬闊平直的街道上看成排的阿勃勒湛出鮮黃，在這個日照充足的城市裡，青春正好。一日，我在冬天的早上醒來，聽見室友打了一個響亮的噴嚏，她說，鼻子好癢喔！我躺在床上，看早晨的陽光透過窗玻璃，金光閃閃的，那一瞬間想起了我的過敏，而此際我的鼻腔乾爽舒適。來台中三個多月了，我尚未過敏，一顆藥都還沒吃到。這是真的嗎？

究竟我對什麼過敏?答案呼之即出。

記憶往前拉過去，我忽然想起每次去看醫生時，在問診的最後，即使是年輕醫師，也會經驗豐富似的下一個結論：「宜蘭孩子大部分都這樣啦!」。從前似懂非懂，如今才真正明白，或許根本不是追根究柢所有過敏因子，或拆解基因密碼，或真的處在纖塵不染的環境。一切可能都是因為再熟悉不過的東西，熟悉的土地、山水和空氣，從作為宜蘭孩子的那刻開始，就被分配到了一個有情緒的鼻腔。

的確，宜蘭常常下雨。蘭陽平原是一個背山面海的三角平原，雪山山脈把水氣都收留在宜蘭，春天有春雨，夏季有梅雨及颱風帶來豪雨，秋冬則有東北季風。雨一下就是十天半個月，兩年前還下了連續二個月的雨，至今我還記憶猶深。遇上反潮的時候，牆壁地板潮濕淋漓，整個房子感覺又濕又冷。我們家長年開著除濕機，除掉空氣的濕氣外，也除去無法晾乾的衣服的濕氣。遇上大太陽的日子，家家戶戶都會把握機會，趕緊把棉被拿出來曝曬。社區的頂樓晾掛著各色各樣的棉被，微風翻飛起小叮嚀小熊維尼、開滿大花的、菱格紋的，晴空豔豔，彷彿能看到水氣悄悄蒸騰。面對總是細雨霏霏，全年雨日超過兩百天的宜蘭，這些除濕防潮晾曬之道，都成了風土民情。

過敏於我，成了一個地域性冠詞。而這竟形成了一種奇特的認親方式。當提及自己到台中之後過敏不藥而癒，大力附和者十有八九是宜蘭孩子。奇妙的是，大家雖會抱怨著一回家就會過敏，卻也會忍不住和別的家鄉的孩子描述宜蘭空氣如何的清新，風光多麼的秀麗。大家逢年過節還是在夜裡爬起來搶購返鄉的車票，搭乘高鐵或台鐵之後，再轉乘往宜蘭的客運回家。塞在動彈不得的雪山隧道裡時，對著成排的車陣不斷的嗔怪抱怨，心中卻還是惦念著那個水氣噴薄的蘭陽平原。

磕磕碰碰多年，曾經厭煩怨懟的過敏一事，也慢慢有了不一樣的生命單位。

下了車，我又打了一次噴嚏。「哈啾!」我揉揉鼻子，熟悉的濕氣，鼻腔內正徐徐流淌著，小獸們溫柔打造的一條清澈美麗的河流。路燈下，金色的雨絲斜飛交錯，織成一張細細密密的網。母親在路燈下撐著傘，朝我揮手，我拖著行李箱快步走過去，顧不得地面水漉雨水噴濺。是啊，這從小到大的過敏，從沒讓母親少煩亂憂愁過。母親輕拂去我髮梢上的雨珠子，喃喃的說，宜蘭就是愛下雨。